

怀疑论、知识与辩护

徐向东 著

Skepticism, Knowledge
and Justification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怀疑论、知识与辩护

徐向东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疑论、知识与辩护/徐向东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7
(爱智文丛)

ISBN 7-301-10809-5

I. 怀… II. 徐… III. 怀疑主义-研究 IV. B0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7019 号

书 名: 怀疑论、知识与辩护

著作责任者: 徐向东 著

责任编辑: 金春梅

标准书号: ISBN 7-301-10809-5/B·036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36.5 印张 630 千字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 言

知识论是当代分析哲学的一个核心领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之后,这个领域已经成为分析哲学中最富有成效、同时也充满了各种争论和分歧的领域。这个现象暗示了两件事情。首先,这个领域典型地示范了当代哲学家处理和探究哲学问题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对知识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理解当代分析哲学的本质和概貌。其次,在这样一个领域,难得有多少东西具有真正独立的原创性。相反,从事认识论研究的学者们总是在相互的批评和责难中发现修改乃至放弃自己的观点的理由和根据,因此,这种相互批评也就成为当代认识论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知识论的研究体现了值得我们倡导和仿效的一种学术规范。在撰写这部著作时,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因此,本书并不声称具有多大的原创性——它至多只是体现了我对知识论及其所涉及到的主要争论的一种理解。

当代知识论充满了分析哲学家惯常使用的各种技巧和方法,令不太熟悉这个领域的中国学者和学生感到很难理解和接受。因此,就像分析哲学的一些其他领域一样,对当代西方知识论的教学和研究在国内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知识论本身完全有权利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哲学领域,不仅因为知识问题历来是哲学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且也因为理解人类知识的本质和限度就是理解人类状况的一条重要途径——实际上也是使知识论变得格外重要和有意义的东西。在我看来,知识论的研究应该沿着这个思想来进行和发展。因此,我把知识论的主要问题界定为两个相关的根本问题:怀疑论问题以及经验与实在的关系问题。这不是说知识论没有其他的问题可以研究,而是在在我看来,只有以这两个问题为逻辑起点,我们才能有效地把握和理解知识论的逻辑发展,尤其是从经典认识论(体现在现代哲学家当中的那种认识论)到当代认识论的转变和发展。这两个问题是现代哲学家在探究认识论时最为关心的问题。因此,在本书中,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当代认识论,并且从一个侧面认识到现代哲学与当代哲学的逻辑

联系,我主要是从经典认识论的背景出发来处理当代认识论中的核心问题的。

按照我对认识论的理解,本书所要处理的问题和题材是有高度选择性的。首先,本书的目的是要对我所鉴定出来的认识论的核心问题以及有关争论作一个逻辑上的重建,因此,我并不试图全面探究当代西方认识论的各个方面。有一些仍然值得研究和关注的东西,比如说,进化认识论,决策论与认识论的关系,认识论与认知科学的关系,特殊领域的认识论例如道德认识论和宗教认识论,以及看待认识论的一些其他视角例如社会认识论和女性主义认识论,是我没有加以讨论的,因为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我的目的没有本质上的联系。其次,本书的目的主要是要理解经验知识的本质,因此我也没有详细处理当代认识论中的其他一些重要论题,例如先验知识和自我知识,尽管在必要时我也对这些论题作了简要的处理。对这两个论题的详细探究是其他两本著作的任务。第三,本书的主要任务是要理解哲学怀疑论在认识论中的重要性,尤其是以怀疑论为主线来探究和处理当代认识论中有关“知识”和“辩护”的争论。因此,我并没有直接处理关于我们的认知能力(知觉、记忆、推理、理性、见证等等)的各种理论。

总的来说,本书关注的焦点是知识和辩护理论,其基本的思路可以简要地介绍如下。怀疑论提出了关于外在世界的问题,从而也就产生了两个根本的问题。首先,我们究竟能不能认识外在世界?其次,假若我们对外在世界的知识或信念是可能的,那么我们如何辩护这种知识和信念?本书的前五章主要是按照经典认识论来提出和处理这两个问题。在第六章中,通过考察对怀疑论挑战的一些主要回答,我试图进一步揭示哲学反思与日常思维的张力。这就提出了有关知识和辩护的本质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我详细地审视了各种主要的知识和辩护理论,尤其是探究了当代认识论中的两个主要的争论——一方面是基础主义与融贯论的争论,另一方面是认识论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的争论。在这里,我不仅引入了当代认识论中的一些核心问题,而且也试图把经典认识论与当代认识论联系起来。在第十二章中,我考察了当代哲学家对休谟的归纳问题提出的主要解决方案,并表明这些方案基本上都没有取得成功。因此,通过分析这个问题,我进一步揭示了怀疑论在认识论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在最后一章中,我简要地总结了我在本书中的论证,通过重新审视当代认识论中的主要争论与怀疑论的关联,我试图揭示人类知识的本质和限度。总的来

说,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以怀疑论为背景和主线,对知识和辩护理论提出一种“二阶的”的考察和研究。当然,这确实就是当代认识论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也是最富有成效的部分。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曾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为研究生和本科生开设的知识论课程上讲授过。因此,严格地说,本书说不上是一本研究性的专著,因为为了便于学生的接受和理解,我不得不忽视对一些专门问题的讨论和争论。当然,我也并不满足于只是介绍一些思想和观点,一些理论和学说,或者至多只是发表一些肤浅的、文不对题的评论。相反,当我试图以怀疑论挑战为主线来重建当代认识论的主要观点和争论时,我总是试图整合我自己的一些理解和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也绝不仅仅是一本教科书(尽管它可以充当),而是体现了我自己对认识论的基本议程的思考和理解,体现了我对相关的观点和论证的逻辑重建。

写作是与有关作者进行思想交流和对话的过程,本书的写作也不例外。本书引用和讨论了很多必要的文献,因此,那些文献的作者对我的思想历程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没有他们的工作,我就不可能这样来思考在本书中呈现出来的观点和论证。不过,到目前为止,有三位当代哲学家重要地影响了我对认识论的理解和思考,他们是:Barry Stroud, Michael Williams 和 Paul K. Moser。前两位哲学家帮助我理解了哲学怀疑论的意义及其在认识论中的重要性,后一位哲学家使我认识到某种形式的基础主义仍然是一个可以捍卫的认识论纲领,因此,部分地引导了我思考认识论问题的方向。鉴于这个影响,我必须向这三位哲学家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第十章和第十二章的部分内容取自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在知识论这个领域的资格考试论文的一些材料,我应该感谢 Issac Levi 教授,因为正是他使我对归纳逻辑和理性选择理论有了一些深入的理解。此外,我也感谢所有选修过我的知识论课程的学生,正是他们使我意识到撰写这本著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最终,我希望本书能够起到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并期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看到国内有更好的认识论著作问世。

徐向东

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外国哲学研究所

2005年4月12日

目 录

序言 / I

第一章 知识问题 / 1

- 一 导 论 / 2
- 二 什么是“知识论”? / 3
- 三 知识与辩护 / 6
- 四 传统认识论的五个问题 / 10
- 五 知识、权力与西方传统 / 14
- 六 怀疑论在认识论中的重要地位 / 18
- 七 知识领域与知识理论 / 19
- 八 认识论与其他哲学领域的关系 / 21

第二章 怀疑论挑战 / 25

- 一 哲学怀疑论的基本观念 / 26
- 二 阿格里帕论证与辩护倒退问题 / 30
- 三 对怀疑论的论证 / 32
- 四 对怀疑论挑战的理论回应 / 36
- 五 怀疑论承诺与认知辩护 / 43

第三章 笛卡儿的怀疑论论证 / 47

- 一 笛卡儿的论证 / 48
- 二 对笛卡儿论证的解释 / 52

- 三 辨别性证据与相关取舍/61
- 四 支持性证据与怀疑论的必然性/64

第四章 休谟的怀疑论论证/67

- 一 休谟时代的“知识”概念/68
- 二 “休谟之叉”的哲学含义/76
- 三 休谟对事实问题的“否认”/82
- 四 因果关系与必然联系/84
- 五 休谟对因果原则的“先验地位”的批评/91
- 六 因果推理与归纳问题/103
- 七 休谟论证的最终结果/111

第五章 知觉、经验与实在/117

- 一 实在论、表象主义与观念论/118
- 二 现象主义、他心与自我知识/129
- 三 表象主义与“最佳说明”论证/142
- 四 怀疑论挑战的“不可解性”/148

第六章 常识、反思与怀疑论/155

- 一 摩尔的常识实在论/157
- 二 维特根斯坦论“知识”和“确定性”/166
- 三 先验论证与怀疑论/185
- 四 语境主义与怀疑论/205
- 五 托马斯·里德论知觉、证据和认知原则/223

第七章 知识的分析/245

- 一 对“知识”的标准分析/246
- 二 知识、真理与确定性/251
- 三 对标准分析的挑战/254
- 四 “完备的”辩护/256
- 五 “不可挫败的”辩护/259

- 六 认识论的可靠主义/264
- 七 知识、实在与因果联系/272

第八章 认知辩护的本质和结构/287

- 一 知识、信念与辩护/288
- 二 信念的基本特点/291
- 三 认知辩护的本质/298
- 四 推理、辩护与知识的扩展/303
- 五 认识论的内在主义/311
- 六 认识论的外在主义/320
- 七 认知责任与知识美德/338
- 八 认知责任与适当根据/346

第九章 认识论的基础主义/355

- 一 基础主义与认知倒退论证/356
- 二 基础主义与先验信念/361
- 三 经典基础主义的结构/372
- 四 基础主义的“经验”概念/378
- 五 经典基础主义的根本困难/383
- 六 “可错论”的基础主义/394

第十章 意义、真理与知识/405

- 一 直接实在论与现象主义/407
- 二 意义与证实/410
- 三 意义整体论/413
- 四 蒯因对“经验/先验”之区分的拒斥/418
- 五 归纳与说明/423
- 六 “直观知识”的可能性/425
- 七 意义与“亲知”/435
- 八 辩护与真理/443

第十一章 融贯、说明与辩护/451

- 一 融贯论的动机和要点/452
- 二 什么是融贯? /457
- 三 融贯与观察输入/469
- 四 认知辩护与说明的融贯性/474
- 五 语境与说明/479
- 六 内在融贯性与个人辩护/484
- 七 融贯与真理/491

第十二章 归纳问题/499

- 一 推理的形式/500
- 二 对归纳问题的表述/502
- 三 休谟问题/504
- 四 确认悖论与古德曼悖论/507
- 五 对归纳的“日常语言”辩护/516
- 六 对归纳的“实用”辩护/519
- 七 卡尔纳普对休谟问题的解决/523
- 八 反归纳主义: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探讨/533
- 九 语境、推理与辩护/542
- 十 归纳推理与反思平衡/546

第十三章 人类知识与人类状况/551

- 一 知觉经验与“‘所与’的神话”/552
- 二 内在主义、外在主义与怀疑论/563
- 三 怀疑论、自然主义与规范性/568
- 四 结 论/572

第一章

知识问题

- 一 导 论
- 二 什么是“知识论”？
- 三 知识与辩护
- 四 传统认识论的五个问题
- 五 知识、权力与西方传统
- 六 怀疑论在认识论中的重要地位
- 七 知识领域与知识理论
- 八 认识论与其他哲学领域的关系

一 导 论

我们通常声称我们知道很多东西,而各种各样的科学据说也向我们提供了各个专门领域的系统知识。但在哲学反思的层次上,我们的知识主张可以是高度成问题的。例如,怀疑论者就向我们提出了如下的问题:

——在我没有知觉到这张桌子的时候它存在吗?

——我认为是真实经验的那些东西是否只是一个梦呢?

——我怎么知道在我认为我知道的东西上面,恶魔或者聪明的科学家不是在系统地欺骗我呢?

——我的感觉经验是否真的表达了外在世界的本来面目?

作为一个古老的哲学传统,哲学怀疑论向我们的知识主张提出了质询和挑战,其中的根本问题是:我们声称自己知道的那些东西是否确实就是我们真正知道的东西?然而,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因为对该问题的回答在逻辑上预设了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什么。但一旦我们尝试回答后面这个问题,我们似乎就陷入了一个困境。一方面,怀疑论者可以提出各种各样的论证,这些论证表明,如果我们不可能像上帝那样直接洞察外在世界的本来面目,那么我们对外在世界的知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可错的——也就是说,我们对外在世界的知觉经验也许并没有真实地表达那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绝不可能知道外在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子。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无法直接洞察外在世界的本来面目,而至多只能依靠我们的感觉器官和我们的理性来认识外在世界,那么怀疑论者就可以表明,我们其实无法知道外在世界本来是什么样子。

在当代,哲学家们对知识论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解。不过,在我看来,知识论的根本问题就是两个本质上相关的问题:怀疑论问题以及经验与实在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因为一切怀疑论的论证都预设或者取决于经验与实在的划分,而种种反驳怀疑论的试图也把重心放在理解经验与实在的关系上,例如,康德的认识论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我说这两个问题是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是因为从逻辑上看,当代认识论的一切问题和争论都是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的。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代认识论就是旨在解决这两个问题以及从它们衍生

出来的其他问题。这表达了我对认识论的一种理解,尽管现在也有许多哲学家认为,怀疑论问题没有(或者不应该)在认识论中占据一个中心地位,因为知识论的主要任务不是要反驳怀疑论,而是要说明和辩护我们人类能够具有的各种各样的知识主张。然而,既然怀疑论问题与经验和实在的关系问题具有内在的联系,我们就可以认为哲学怀疑论仍然是贯穿认识论的一条主线,而且,不论是对于经典认识论还是对于当代认识论来说,都是如此。怀疑论在经典认识论中的首要地位是非常明显的,不管近代哲学家例如笛卡儿、贝克莱、洛克、休谟、康德持有什么样的理论承诺,他们对认识论问题的关注不是以怀疑论为问题中心,就是以回答怀疑论挑战为起点。另一方面,尽管当代认识论主要关心知识的概念和信念的辩护问题,但如果没有那两个问题作为背景,我们也就无法理解对知识概念的分析和对知识主张的辩护为什么会成为当代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所以,在本书中,我将以那两个问题作为基本的起点和线索来处理 and 探究当代认识论。

二 什么是“知识论”?

在英文中,“认识论”或“知识论”(epistemology)这个术语在词源学上来自两个希腊词,其中的一个是“episteme”,意味着“认识”或者“知识”;另一个是“logos”,意味着“逻辑”或者“理性基础”。所以,从字面上说,“认识论”或“知识论”是指对知识的哲学研究。不过,这个词源学的考察并没有告诉我们知识论到底是研究什么东西的。当然,我们可以说,“知识论”是在一个哲学的层面上对知识进行研究。但是,对“知识”或者“认知”的研究并不只是局限于哲学领域。例如,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乃至像福柯这样的政治理论家也对“知识”或“认知”进行研究。那么,他们的研究与对知识的哲学分析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我们觉得特别需要一个关于知识的哲学理论呢?这样一个理论又是关于什么的呢?说知识论是哲学的一个分支意味着什么呢?

一般来说,知识论,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是在两个基本问题的激发下产生出来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知识?”,第二个问题是“我们能够知道什么?”认识论的研究者首先试图对“什么是知识”提供一个说明。在当代认识论中,这项任务往往采取对“知道”这个动词(或者包括这个词的语句)提供一个定义的形式。这种做法与当代分析哲学中的所谓“语言学转向”有些

关系:在一些分析哲学家看来,语言分析和概念分析对于理解和澄清哲学问题具有关键的意义。相应地,就有一些研究认识论的哲学家认为,通过把注意力集中到“知识”的概念,我们就可以最好地回答“什么是知识”这个古老的问题。对“知识”这个概念进行概念分析于是就成为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占据当代认识论中心的一项任务,尽管后来有一些学者认为,对“知识”进行概念分析实际上是认识论中的一个“边缘”问题,因为在他们看来,认识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辩护我们的信念”的问题。实际上,只有以怀疑论为背景,我们才能充分理解为什么“辩护问题”是认识论中最重要的问题。

相比较,在经典认识论中,哲学家们主要试图处理“存在着什么类型的知识”这个问题。所以,大多数研究认识论的哲学家在“经验知识”和“先验知识”之间作出了一个重要的区分。前者被看作只是从经验中得到的知识,而后者被认为仅仅通过理性就可以得到的知识。于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分野就成为经典认识论的一个主要标志。例如,笛卡儿否认感觉能够独立成为知识的一个源泉,认为只有通过“理智直观”而得到的清楚明晰的观念才能成为人类知识的确定无疑的基础。就此而论,如果我们把“经验知识”理解为仅仅从经验中就可以得到的知识,那么笛卡儿就会否认存在着这样的知识。另一方面,经验主义者则采取了对立的思想路线。例如,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验的,并不存在像“先验知识”这样的东西。密尔甚至认为逻辑规律(例如“非矛盾律”)也仅仅是我们从经验中得到的概括,因此是从经验上得知的。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在这类问题上的争论于是就构成了认识论的第二项主要任务:我们是否有理由认为确实存在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如果我们接受这两种知识的区分,那么会产生什么样的含义?这个争论延续到当代认识论中。很多哲学家试图理解和说明“先验知识”的本质,但也有一些信奉极端的经验主义的哲学家(典型地,比如说奎因)试图从各个方面攻击这个区分。^①

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的是:什么是知识的源泉?当我们首次反思我们的知识来自何处时,我们会很自然地认为,感觉经验就是知识的主要源泉,或者甚至是唯一的源泉。我们认识到我们周围的事物,是因为我们能够利用我们的感官来看见它们、听见它们和触摸它们等等。所以,尽管笛卡儿持

^① 参见 W. V. O. Quine (1951), “Two Dogmas of Empiricism”, reprinted in Quine, *From a Logical Point of Vie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有相反的意见,但我们的感觉经验好像确实有资格成为知识的一个主要源泉。不管怎样,经验主义哲学家相信我们有五种感官,借此我们就可以认识外在世界,而理性主义哲学家则认为我们能够通过所谓的“理智直观”来洞察外部对象的一些本质。还有一些哲学家认为,推理、记忆、内省和见证也是我们知识的可能源泉,或者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扩展了我们从其他源泉中得到的知识。对我们所鉴别出来的这些知识源泉的研究是认识论的一个恰当成分。尽管本书并不专门处理这个问题,但我们可以看到,对知识的源泉的分析与我们所要探究的中心问题是有内在关联的。例如,为了恰当地理解怀疑论论证,我们就需要处理与知觉的本质有关的一些东西。

对知识的源泉的研究本质上与这样的问题有关:在每一个具体的认知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寻求知识?假设你看见一朵红色的玫瑰,因此逐渐知道它是红色的。在这个认知过程中,在你的知觉器官和那朵花之间有因果联系:光波从那朵花中被反射出来,进入你的眼睛,并进一步在你的视网膜的圆锥细胞上产生了某些化学变化,那些变化接着引起一些电脉冲,从视觉神经传递到大脑的视觉皮层,结果你就得到了关于那朵花的一些知识。这个因果链条的细节对于哲学家来说并不重要,尽管它们是神经科学家要研究的对象。对于哲学家来说,重要的是,这种因果链条的存在有助于我们理解一个观察者是如何逐渐对一个对象具有某些知识的。如果我们认为对一个对象的视知觉能够使我们认识到它的某些性质,那么我们就知道有这样一个因果机制说明了我们是如何获得那个知识的。认识论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对如下事实提供保证:对我们可以得到的每种知识,存在着一种机制使我们可以理解那种知识是何以可能的。尽管这种机制的完备细节不是哲学家要关心的事情,但还是有一些哲学家认为,我们可以借助经验科学的研究成果来从事认识论的研究。在这个思想的启示下,一些哲学家认为,认识论应该被“自然化”:我们应该按照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来处理 and 探究认识论问题。

当然,研究认识论的哲学家并不只是想要描述“知识是什么”、“其极限何在”这些问题,他们也想要改进我们思考和推理的方式。所以,认识论当中总是包含“规范的”要素:研究认识论的哲学家试图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处理我们对知识的探求,我们可以合法地接受什么,在持有一个信念上我们是否得到了辩护。在17世纪,有一些哲学家试图反对经院哲学的教条主义,捍卫所谓的“新科学”。因此,这个问题就自然地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当那些哲学家们试图改进我们的思考和推理的方式时,他们就在认识论中注入了规范的要素:他们告诉我们,在对知识的探求上我们应该如何行动,什么东西是我们能够正确地接受的东西,在持有一个信念上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辩护。在哲学史上,笛卡儿的认识论就明显地具有这样一个规范的要素。笛卡儿坚决反对我们只是把感官作为知识的唯一源泉来加以依赖,认为那种依赖实际上是知识进步的一个主要障碍。这个思想甚至在笛卡儿的一些哲学著作的标题中就明显地体现出来,例如,他有一本书的标题就是《论在科学中正确地处理人的理性和寻求真理的方法》,即我们现在习惯称为《方法论》的那本著作。在当代,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已经试图改变科学家表述他们的理论、解释和检验他们的理论的结果的方式。^①在波普尔看来,科学家应该只是严肃地考虑那些原则上可以通过经验证据来加以反驳的理论。因此,波普尔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学说都体现了错误的科学理解,因为那些学说不满足他的可证伪性要求。当然,对认识论中的这个规范要素的强调不是理性主义哲学家的专利,因为一些经验主义哲学家在他们对认识论问题的思考中也同样强调这个要素。例如,洛克认为,我们应当按照证据的强度来决定我们是相信某个东西还是不相信那个东西。然而,改进我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它要求我们把握一些相当困难的问题,例如,知识是什么?它的限度何在?它的源泉又是什么?等等。

三 知识与辩护

然而,在当代认识论中,最核心的问题是:知识是如何与信念和辩护相联系的?^② 这个问题之所以是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因为在对“知识”的每一个传统的说明中,信念和辩护都是知识的最重要的构成要素。而且,在很难得到知识的某些领域中,我们只能按照具有充分根据的信念来引导我们的生活和从事理论研究。实际上,西方哲学家对知识问题的关注与他们对他

^① 参见 Karl 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London: Routledge, 1980), and Popper,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② 当然,这个问题也是现代认识论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尽管现代哲学家并不总是以当代哲学家处理该问题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

识价值的认识具有很大的关系——对西方哲学家来说,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不仅具有工具的价值,而且实际上也具有内在的价值,因为这种认识是人类的自我理解的一个本质方面,而且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自我理解的一个桥梁。但是,倘若没有怀疑论作为背景,我们也就很难理解哲学家们为什么会提出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基本问题,尤其是第二个问题。进一步,如果我们声称我们知道某些东西,那么第三个问题也就自然地产生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确实知道**?”这种“二阶的”反思恰好体现了哲学思维的本质,因为它提出了知识主张的**辩护问题**。

那么,我们的知识主张为什么需要得到辩护呢?当然,怀疑论是致使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一个主要根源。但即使我们暂不考虑怀疑论挑战,仅仅是从日常思维的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我们称为“知识”的那种东西与我们日常的意见和猜想是不一样的——知识主张要求一种特殊的认知地位。一般来说,没有谁能够声称他知道某个东西,除非他能够说他是如何知道那个东西的。例如,假设你不知道一个几何定理是怎么证明出来的,那么,当你声称你知道那个定理时,你就显得有些荒谬。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有证据表明你是如何知道那个定理的,即使你的证据有可能是错误的。此外,如果某个事态或事件不是真的,也就是说,它在现实世界中并未发生,在某个可以设想的可能世界中也不可能出现,那么你就不可能合理地声称你知道那个事态或事件。所以,为了使你的知识主张有资格成为知识,至少你的知识主张的对象必须是真的。然而,仅仅满足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因为有可能你只是**碰巧**知道一个实际上是真的东西。例如,你或许相信图书馆在周六晚上并不闭馆,在这点上你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即使你周六晚上从来不去图书馆,但那是学校规定的开放时间。现在,我们假设,在你毫无不知道的情况下,校方出于某些理由取消了这个规定,因此现在图书馆在周六晚上应该闭馆。我们进一步假设,同样是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学校要求本周六晚上图书馆开放,以便学生能够复习考试。给出这两个假设,你的信念是真的,但只是碰巧是真的。甚至按照我们日常的直观,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你确实知道图书馆本周六晚上开放。

那么,知识要求什么呢?在经验与实在之间是有“断裂”的,这个事实表明,我们不可能直接洞察世界的本来面目。就**经验知识**而论,我们往往是借助于世界在我们的感官中呈现出来的东西来认识它的。我们的感觉经验只是向我们提供了某个东西是如此这般的证据,我们所具有的证据可能并没